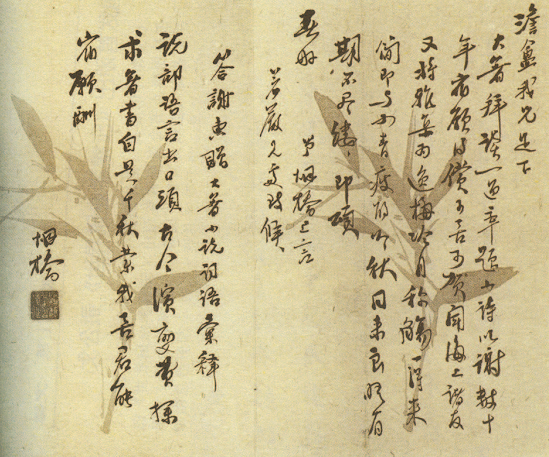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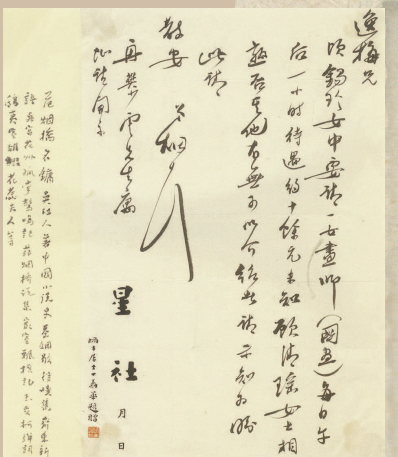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范烟桥致陆澹安函



范烟桥用星社笺纸致郑逸梅函



1964年星社旧友为周瘦鹃、郑逸梅、陶冷月在新雅饭店祝寿

江南做寿有做九不做十之说。周瘦鹃、陶冷月、郑逸梅三位江南文艺家同年出生肖羊，友谊笃深，曾数次一起做寿宴友，传为佳话。而寿宴之外，三老以及星社社友间那些“不同的意味”，更是令人回味无穷。

结社于双星渡河之辰

旧时文人取名，常依内心向往之意境，如周瘦鹃、郑逸梅、陶冷月。瘦鹃、逸梅、冷月三景相融，三境相契，而这三文文艺家也相知、相敬长达半个多世纪，深厚情谊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。

郑逸梅曾向周瘦鹃索“生挽诗”，所谓生挽诗，就是替健在者作挽诗。有资格写生挽诗的必定是至交好友，这从诗中即可看出：

翰君妙笔吐奇葩，补白称王也足夸。逸韵清才谁得似，前身端合是梅花。

同乡同社复同庚，好好先生并有名。君若衰颓我亦倦，何妨携手更同行。

诗中“同乡同社复同庚”说的是两人同是苏州人，还同岁，而且还同隶一个社团，这就不能不说到星社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，星社由范烟桥、郑逸梅等发起，在苏州成立，成立时仅九人。星社的成立极为随意，范烟桥曾回忆：“在七夕的那一天，他（赵眠云）约我和郑逸梅、顾明道、屠守拙、孙纪于诸君，以及族叔君博到留园去。我和姚苏凤及舍弟菊高同去，在涵（寒）碧山庄闲谈。大家觉得这一种集合很有趣味，就结成一个社。”社名则因范烟桥一句话而定：“今夕是双星渡河之辰，可以题名为‘星社’”。

郑逸梅和范烟桥平生记录星社的文章最多，其中以郑逸梅的《星社沧桑》和范烟桥的《星社感旧录》两篇最为详细。20世纪30年代，星社已由九人发展到一百余人，陶冷月和周瘦鹃也在20年代先后加入了星社。当时苏州和上海的众多文艺名家，如程小青、包天笑、丁悚、陆澹安、陈蝶衣、徐碧波、陈灵犀、程瞻庐等，还有近些年“重出江湖”的唐大郎、陈巨来，都曾是星社社友。

逢君清话更悠然

◆ 懒云



严独鹤、陆蕴玉夫妇

星社的雅集初时多在苏州，后时而在各社友家中，时而在苏州各大园林里。其中一个叫“吴苑深处”的茶馆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，这记录在郑逸梅的《星社沧桑》里：“苏州城中心太监弄，距玄妙观不远，有一茶肆，名吴苑深处。这茶肆和寻常不同，它分着好几个地方，有四面厅，有爱竹居、话雨楼，以及其他种种，略具园林台阁之林。因分区故，茶客虽多，也就不觉喧闹，且客以类聚，各得其所。我们星社诸子，得暇常往那儿闲坐聊天，所以同文来苏，只需在吴苑泡一壶茶，就能找到熟人。尤其赵眠云豪爽好客，往往雇舆买艇，伴着陟天平、登灵岩、探梅邓尉、赏荷荷塘，极诗酒之乐，尽盍簪之饮，且星社为之举行临时雅集……”

“水炖寿星”于绿岸苹洲

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，星社社友很多移居沪上，因而星社后来的雅集多在上海举行，冠生园、半淞园、豫园以及各大饭店都曾经留下他们的欢声笑语。星社的雅集常因一时之兴而起，说集就集，但七夕、农历或公历新年是常聚的，还有就是为社友祝寿，这是星社的传统节目。

程瞻庐五十岁时，社友们就曾雇一小船，设船宴为其庆生。《星社沧桑》描写了那天的情景：“绿岸苹洲，清波滟漾，水乡景色，野趣宜人，我们整整玩了一天，不忆哪一位社友，撰了一篇《水炖寿星记》，发表在报刊上。”这篇《水炖寿星记》其实出自徐碧波之手，发表于1927年的《新闻报》，文章生动有趣，将大暑天社友们一边泛舟葑溪、吃点心、品船菜、搥搥芳，一边大汗淋漓“骄阳辐射，凉风敛迹。舟役虽常以巾进，汗意愈拭而愈多”的情境描写得栩栩如生，令人捧腹，尤其是那天的点心，“质文而式隽”，入口即化，社友们纷纷“不及待箸，争以手代，一攫即尽”，以至于“鹤稍迟，不得饱食”。而“水炖寿星”之语实际上正出自郑逸梅。

星社的祝寿，别出心裁的还很多，如有一年，社友们在东方饭店最高楼，为严

独鹤祝寿。又如蒋吟秋写于1943年的《秋庐散墨》回忆了程小青和范烟桥五十大寿时的情形：“去年夏，小青大衍之庆，以时值非常，虽朋好有祝嘏之议，而坚辞勿应。后遵徐子碧波之约，集合文友十数人，以聚餐方式而尽一夕之欢。今岁春，烟桥五十华诞，以荣宝斋集册，遍征书画，以志纪念……”范烟桥的这本五十寿庆的册页，有吴湖帆、丁悚、蒋吟秋等的画作及亲朋好友的贺诗。更有趣的是，他还自述往事二十八则，由钱云鹤画成二十八幅图，并请星友每图各题一诗，蒋吟秋、徐碧波、郑逸梅、陶冷月俱有佳句，陶诗云：“诗成峭立耸吟肩，澹泊情怀欲隐田。醉酒常邀秋夜月，养花最爱晚晴天。功名利势心非愿，书画文章兴不迁。吾写丹青经卅载，种梅自愧乏余钱。”

虽然据范烟桥《星社感旧录》，星社在抗战爆发后即“星散”了，但实际上星社社友的交往不管在战争的硝烟里，还是在时代的动荡中，其实都不曾停止。1944年社友顾明道过世，社友们曾为他发起合作书画扇，以润资助其后人。抗战后，1946年《铁报》曾刊登《星社小集》：“（十月十日），严独鹤夫妇到苏州，星社同人就借此机会，发起到松鹤楼欢宴，深居简出的赵眠云，忙于社会事业的范君博，都翩然而至……这可算胜利以后，星社第一次的盛会……”这次盛会由《苏州明报》社长张叔良做东，大家笑说：“新闻记者吃十一方，我们吃了十二方了。”

“三羊开泰”于新岁

这样的祝寿雅集，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。郑逸梅《陶冷月与新中国画》一文中提到，1954年星社旧友们曾为他周瘦鹃、陶冷月共庆生日：“尚记得我们六十花甲，诸友好为我们称觞祝寿，设宴于淡水路的冷月画室，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。严独鹤即席赋了一首七律，我们三人交换了礼品，也算是编联联欢了。”

十年之后，1964年星社旧友再次为三人祝寿。星社旧友陆澹安文孙、著名篆刻家陆康先生主编的《澹安藏札》一书中，收录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澹安与丁悚、朱大可、严独鹤、陈灵犀、范烟桥、郑逸梅、程小青等社友的来往书信，其中在范烟桥和程小青的两封来信中，可以深切感受到社友们对这次祝寿的殷殷期盼，及相互之间的高山流水般的情谊。1964年3月9日，陆澹安收到范烟桥函：“闻海上诸友又雅集，为逸梅、冷月称觞。一得来简，即与小青、瘦鹃、吟秋同来，良晤有期，不尽缕缕，即颂春好！弟烟桥上言。”近一个月后程小青函亦到：“碧弟函告，沪上老友拟为梅、冷三兄七秩称觞，弟曾征求

朋、桥、吟三兄同意，届时当联袂去沪，共谋欢聚，日期可由兄等酌定，最好以星期五、六、日三天为宜，因此间政协学习，定为每星期一、四、弟等四人同组，若同时缺席，似不甚妥。前已函复碧弟，日期以下月中旬为佳，唯星期几则未提及，希与碧弟及诸老商定后示知。桥、吟二兄恐临时难觅旅舍，届时乞先为代定。又及。”两封信均由苏州星友发来，商定雅集日期，表达期盼之情，更可看出，星社雅集的延续，以及社友们的不离不弃。

1964年5月16日，以上提到的社友外，另有朱大可、朱其石、平襟亚、管际安、沈禹钟、孙雪泥等，一起假座新雅饭店，为周瘦鹃、陶冷月、郑逸梅“三老同庆”七十大寿，因三位寿星属羊，诸友戏谑为“三羊开泰”，星社的这次盛会，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，分别被郑逸梅、陆澹安、陈巨来等所记述，而这次聚会的照片则被社友丁悚完好地保存下来，不久前在刘海粟美术馆展览时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“不同的意味”于相惜

时隔五十九年，2023年6月17日，由周瘦鹃文孙周南和作家曹正文发起召集，三位寿星的后人及友人相聚在同一地点——新雅饭店，延续当年那段美好佳话。参加者有陶冷月公子陶为泓及夫人、郑逸梅孙女郑有慧、严独鹤文孙严建平、丁悚文孙丁夏、施蛰存文孙施守珪、董天野公子董之一、金性尧女儿金文男、蒋星煜公子蒋金文、朱大可曾孙朱瀚、陈陶遗曾孙女陈颖，九十四岁的张应昌老先生亦来捧场。席间，回忆往事，把酒言欢，其乐融融，尤其想到当年星社旧友在此相聚的情形，更是感慨万分。

江南水养江南人，九十四岁的老宁波张老先生在鲐背之年，还经营着一家糕团店，专做正宗宁波年糕，以“诚信、仁慈、真实、奋起”八字为经营理念，其中的葱油年糕堪称一绝，可与老上海葱油饼一较高下，江南韵味十足。陶夫人和曹正文先生都好摄影，把握光线、挑选角度，为这次时隔一甲子的世纪相聚，留下了许多珍贵镜头。

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是范烟桥回忆星社时引用的一句诗，人都是渴望知音的，正如范烟桥所述：“但是我们偶然相知，提起了星社，似乎还能微微地起一种友情，而社外人也常以星社为一个可爱慕的结合，那么星社或许和其他文艺团体，有些不同的意味。”是的，这些“不同的意味”尽在不言之中，也在后代中延续，正如浩瀚星空之中的那些星，相互照耀，却又独自发光，相互吸引，而又相携而行，循环往复，直到永久。



2023年部分后裔于新雅再相聚